

南京大屠殺

(一)

郭

岐

為日軍暴行作見證

怒吼、喝罵、指斥、詛咒，憤慨與激動的大漢兒女，炎黃子孫，羣集在南京勵志社大禮堂。大禮堂的樓上樓下，門裏門外，擁擠得水洩不通，萬頭攢動。成千上萬隻堅定有力的手，一致指向被告席上的那個小矮胖子，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案主角，元凶，抗戰初期的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

時間是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以前，我應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傳訊，為谷壽夫戰犯一案作證，如時如刻抵達南京勵志社，軍事法庭大門外。然而，臨到門口，却發現那一天自動趕來旁聽谷壽夫定讞的我國同胞太多，偌大的勵志社大禮堂，竟然人如潮湧，了無空隙，連我這證人都無法擠入禮堂入席就坐。迫不得已，祇好借重法警為我在前開道，引我拾級登樓，勸開人叢，讓出路來，走到樓上右角證人席上坐下，在那裏，我可以將軍事法庭全景，

一覽無餘。在我的面前，置有一具麥克風。

我一眼就看到了被告席上的谷壽夫，那個遍身染滿血腥，九年多以前，曾經在我首都南京，一手製造古今中外從未之聞的大屠殺案的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在他指揮之下的瘋狂日軍，演出了舉世震驚的空前暴行，受到全球輿論的同聲譴責，為人類歷史留下了莫大污點，根本否定了日本是一個文明國家的國際地位。總統 蔣公在初次見到日軍姦殺我南京同胞的照片時，即曾悲憤莫名的說過：

「觀此而不動羞惡之心，無雪恥復仇之志者，非人也！」

連二次大戰期間出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都會在他戰後的回憶錄「昭和之動亂」一書中坦率直承：

「攻入南京的先頭部隊中島師團，在南京的暴行，轟動了國際視聽，使日本聲譽，一落千丈。」

當年的日本大阪「朝日新聞」記者，尤曾直

率的指出：

「日軍此次作戰雖佔優勢，但軍隊本質已壞，無法救治。無論上海、南京、蘇州、杭州……，日軍官兵紀律之壞無以復加。遇到女人，不問老幼，任意姦淫，強姦之後再加以殘殺。逢到壯丁更是一律殺害。種種殘酷行為，全無人道。每到一處城鎮，任意劫掠，搶了東西之外，還要焚燒房屋。種種暴行，上行下效，根本無法約束，這是日本最大的一個隱憂。」

如今，日軍暴行的始作俑者，和我全國同胞結下了血海深仇，「南京大屠殺案」的主要戰犯谷壽夫，便木然的坐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樓下，由軍警同志嚴密監視的戰犯席裏，正受到成千上萬憤怒的中國人的厲聲呵責。我深信，當年在場的每一個中國同胞，都有著 總統所說的：「雪恥復仇之志」，對那個縱容部下肆意行凶逞暴的日本高級軍官，恨不能寢其皮而食其肉。

谷壽夫一臉漠然麻木的表情，他在萬目所視，萬手所指之下悚悚自危，正襟危坐。他還在中

年，身材矮矮胖胖，蓄着東洋小鬍子，身穿便服。他貌不驚人語不出衆，誰能想到，他身上背負着十餘萬慘遭屠戮殺者的血債！

然而，在律師席上，依然坐着一位由他聘請前來担任辯護的律師。

國防部審判戰犯最高法院審判長石美瑜先生升堂入座，全體肅立，聲震屋宇的憤怒叫罵立刻戛然而止，人人起立向主持公理正義的法官先生致敬，石審判長先請檢察官宣讀谷壽夫的滔天罪狀。——那厚厚一本，多達五萬餘字的罪狀是我

所提供的，一部血淚交織，讀來令人目裂髮指，肝腸寸磔的真實紀錄，日軍攻陷南京以後，我因不及撤退困居首都三閱月中，親眼目覩的日軍姦淫屠戮暴行實紀。

檢察官先行核閱我的全部筆記，開庭審判谷壽夫的時候，由於時間關係，他僅祇擇其大要，列條摘述。但這一項摘要宣讀，即已費時大約一個鐘頭。在那一小時間整個法庭肅然無譁，鴉鵲無聲，祇有檢查官琅琅宣讀的聲音。我和在場的每一個人回首前塵，曷勝悲痛淒愴，幾乎人人都

是熱淚盈眶。

從新疆到軍事法庭

悲痛淒愴中又復夾雜得有紊亂的思緒，和迥乎尋常的感受，一幕幕的往事歷歷在目。我並非一個宿命論者，然而我之能够應傳出庭作證，指控谷壽夫的罪行，却在冥冥之中似有前定。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前後，我正担任陸軍新編第四十五師師長，奉命守備新疆精河，由於蘇聯直接支持新疆土著掀起的暴亂——他們聯合組成蘇伊軍，從民國三十三年九月起，在新疆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敵鋒所至，盧舍爲墟，戰爭由北疆蔓延到南疆。三十四年九月七日烏蘇失陷，精河の後方交通整個切斷，蘇伊軍以數倍兵力向精河猛撲。與此同時我親率孤軍突圍而出規復烏蘇。九月八日拂曉，我在孤兒托大橋浴血奮戰，擊潰優勢的敵軍伏兵，渡河奔馳兩晝夜，九日凌晨通過沙泉子，行經戈壁，滴水全無，又有烈日晒炙，敵軍邀擊，我部下的健兒因力竭乾渴昏暈而亡者爲數過半，當時的艱苦危急，誠非三言兩語所可以形容。但是我們憑恃不屈不撓的意志，終於在十日午後推進到烏蘇的近郊四棵樹，距離烏蘇僅有二十里之遙。

然而我們却在四棵樹遭到蘇伊軍騎兵大隊層層疊疊的包圍，我部下的官兵拚死力抗，到下午五點鐘左右終因彈盡援絕犧牲殆盡，這真是邊陲史上淒厲悲壯的一頁。我個人在殺出重圍後迷失了路途，黑夜之中連衛士都失散得一個不見。我在烏蘇近郊徘徊了很久，方始歷盡艱辛的輾轉脫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日軍總攻南京前，本文作者郭岐將軍時任中校營長奉命率部守城，特攝此影贈與至親好友，以示訣別，在圍城前托友人攜出，保存至今。

險抵達陝西西安。

胡宗南將軍殷殷的留下了我，命我担任軍官總隊大隊長。爲時未幾，我又接奉國防部的命令，調我到陸軍大學將官班第三期受訓，因此我才從邊陲西北回到了睽別已歷九年的首都南京，那曾經是我的另一處傷心之地。

說起來也真是湊巧，有一天，我因事告假，從陸大課堂上下來，上了大街，無意間邂逅了知己友好徐汝誠將軍，汝誠兄和我不但在黃埔軍校同學，尤爲多年並肩作戰的伙伴。在新疆，我任暫編第四十五師師長，汝誠兄即爲暫編第四十六師師長。調回南京後，他正担任國防部第五廳廳長。

把臂歡晤，寒暄敘闊，汝誠兄忽然想起來一件大事，他問我道：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現在正在審訊南京大屠殺案的主角谷壽夫，急需覓求具體而詳實的證據。你不是曾經把南京淪陷三月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一部筆記嗎？這部筆記此刻還在不在？」

我所寫的那一部南京大屠殺實錄，實際上正是一筆筆記載十餘萬死難同胞的血債。縱使抗戰八年時期我曾間關萬里，轉戰南北，八年以來我却始終貼肉收藏，須臾不離的。因此，當時我一聽到汝誠兄這麼問時，便毫不遲疑的回答他道：

「在。」

「那很好，」汝誠兄十分高興的說：「我此前拜讀過你那部筆記，認爲那是南京大屠殺最完整、最翔實的報導了。不知道你是否願意提供出

來，作爲軍事法庭檢察官檢舉谷壽夫的罪證？」

日本已告戰敗，裕仁天皇發出了無條件投降的哀鳴。尤其是 總統有過呼籲國人以德報怨的昭示，我無意打落水狗，用我的私人筆記來使谷壽夫繩之以法。然而，事隔九年多，南京大屠殺的殘酷恐怖記憶猶新，垂死同胞的嗷嗷悲號依稀在耳。事關十餘萬慘死軍民的血債，數十百萬受辱者的不共戴天之仇。國恥必須湔雪，民族大義不可不予伸張，這不是一人一己之事。因此，我毅然決然回答汝誠兄說：

「我很願意。」

汝誠兄很快的便去知會了石審判長，石審判長立刻就跟時任海軍總司令的桂永清將軍切取聯絡。石審判長找到桂總司令，那是因爲自桂總司令担任陸軍官校教導總隊總隊長的時候起，我便

冀池殉寶性命卅條

桂總司令命海軍總部的軍法處長吳智和我連絡，於是，我便將珍藏九年之久的那部筆記取了出來，冠上一個「陷都血淚錄」的題目，交給吳處長，轉呈石美瑜先生。經過石美瑜先生和軍事法庭檢察官的核閱，認爲全部紀錄真實詳盡，堪以探證。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即以國審字第七十四號公函，致送海軍總部軍法處。這一件具有歷史性的公函全文如次：

「本庭受理谷壽夫戰犯一案，前承檢送『陷都血淚錄』一冊，記載當年日軍之暴行

，極爲詳盡。想著者郭岐君曾經身歷其境，本庭實有傳訊之必要。該案業經定期本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在勵志社大禮堂繼續審理。相應填就傳票及送達證各一紙，隨函送請查照。希代爲送達郭君，並囑準時到庭，仍將送達證於庭期前後復送過庭爲荷。

此致

海軍總司令部軍法處

附傳票及送達證各一紙

接獲傳訊作證的傳票之日，我不禁百感交集，鋒鏑餘生，出生入死，不曾想到我還有給南京十餘萬生靈報仇雪恨的一天。

檢察官宣讀我的「陷都血淚錄」，長達一小時許，好不容易始將摘出部份宣讀完畢。勵志社大禮堂的樓上樓下，頓時又起了一片紊亂，旁聽的各界人士爲那些證詞深切感動。有人號啕大哭，有人掩面悲泣，有人指着大劊子手谷壽夫破口大罵，有人歇斯底里的狂喊着：

「用不着再審判了，快把谷壽夫拖下去五馬分屍，爲死難軍民報仇！」

幸虧有大批法警竭力的維持秩序，請旁聽的中國同胞勉力壓抑憤怒激動情緒。在這神聖而莊嚴的法庭上，方始不曾發生意外。

石審判長一開口，偌大的法庭頓時就安靜了下來。審判長首先朗聲的介紹了我，然後，他命我起立發言，當衆作證。

我徐徐的站起身來，口部對準了麥克風，兩眼定定地望着老僧入定，凝神傾聽，和我有着一樓之隔的谷壽夫，我堅定有力的說：

日本軍隊佔我我國首都南京，他們的暴行，史無前例，罄竹難書。今天在庭上，我僅舉出下列的數則，作為例證。

日軍進入南京以後，搜刮劫掠，無所不用其極。真可以說是上天入地無所不至。舉一個例，他們連奇臭撲鼻的大糞池，也不肯輕易放過。

在南京東岡頭，有一個大糞池，一部日

軍硬說糞池裏面藏得有值錢的東西。他們自己怕臭怕髒，便吆趕來三十多位中國老百姓，硬逼着他們下糞池去打撈。

時值嚴冬，天寒地凍，三十多位中國同胞既冷又怕，站在糞池邊上瑟瑟的抖縮，他們眼見那座糞池面積奇大，其深無比，糞汁和便溺正發出薰人欲倒的奇臭。當然會遲疑趨避，逡巡不前，沒有人敢於奮身一躍，沒

入池底。

這時候，那一批日兵便聲聲喝令，一再催逼，當他們看到我同胞在糞池之側，面有難色，立刻便拉保險，彈上膛。隨便揀一個人揚手便是一槍，那位同胞中彈倒地，當場慘死。但是其餘的同胞仍還畏縮着不敢下糞池去。日軍發出瘋狂的瘁笑，他們不再喝令不再催迫，却在將糞池邊上哀哭求饒的我國同胞當作活靶，每次槍聲響處，便有一位我國同胞猝然栽倒。滅絕人性的日軍連殺我國同胞十餘人，再用步槍橫掃猛擊，把其餘十幾位我國同胞盡數掃下糞池去。糞汁四濺，駭呼淒厲，日軍連連的倒退幾步，他們在恐怖淒厲的夜裏，等候那十幾位中國同胞給他們撈上來些金錢財寶。

靜夜寂寂，月黑風高，料峭的寒

風在為苦難的中國人悲號，日軍耐心的等了很久很久，大糞池依舊悄無聲

息。及至他們走近糞池再去探覷，這才發現那十幾位中國同胞都在糞池裏面凍死溺斃了，這就是三十餘條人命

的最後歸宿，他們也有父母兄姐，妻子兒女，和日本皇軍一樣是有血有肉，同文同種的人類。倘若那一批日軍

有朝一日恢復了人性，他們當不難發

現，為什麼那三十餘名中國人寧願中槍而亡，也不肯躍下糞池，因為他們

知道在糞池裏凍死溺斃，實在是比一



人類文明史上的污點，日軍砍殺我國同胞後，手拎人頭，面露驕橫之色，慘死

者尚未及瞑目。

彈畢命更慘更慘。

宵姦不從和尚去勢

我一口氣說到這裏，四週一片歎歎。旁聽的同胞該已能領略出：「寧作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眞義。何況，他們之間還有不少是南京大屠殺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有着切膚之痛，不共戴天之仇。我竭力平抑自己起伏不定的心胸，使聲調恢復平靜，向堂上提出第二個例證

我國自古以來，即爲禮義之邦。長幼有序，男女有別，女子的貞操重於一切。但是日軍所到之處，無不破壞殆盡，日軍一見到女人，不分老幼美醜，一概加以輪流施暴，稍有抗拒，便用利刃插入下部，一刀斃命。這使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不禁由而想到，是否日本人統統都是色情狂，他們的男女相遇，也可以如禽獸般白日宣淫，當衆解決。

由於日軍進陷南

京，我國婦女同胞大遭其殃，受辱或拒辱而死者屍如山積，逼得南京少婦長女紛紛改裝易服，千方百計冒險逃出城外。

有一次，一位十八九歲的小姑娘，由他們的父母用盡心機加以改扮，化裝成一個男孩，再在父母陪同之下，冀能通過中華門日軍檢查，逃出城外求一條生路。

當這一家三口通

過中華門時，按照日軍的規定，都向日本崗兵敬過了禮，再拿出事先領下的難民證

，請日軍查驗放行。一名日軍看到了那名女扮男裝的女孩子，便問：

「你今年十幾歲了？」

那女孩子故意壓低了聲音回答：

「十八。」

詎料，這一開口就糟了，男音女音大不相同，一出聲便被日軍聽出了破綻，當下不由分說，把那十八九歲的小姑娘拉進衛兵室去呼朋牽侶，輪流強暴。女孩子的父母便唯有在門外聽着女兒聲聲的哀呼慘叫，宛轉嬌啼。當下熱淚長流，懊恨欲死，恨不能有條地縫鑽下去。總以爲女兒在受盡摧殘以後，還會被日軍釋放出來保全一條小命。他們那裏想到日軍尋歡作樂，花樣太多，在獸欲獲逞之餘，照例要硬拉幾名中國男人來，逼他們依樣畫葫蘆，演出活春宮。敢於不從者頓時亂刀齊下。所以他們在相繼辣手摧花以後立刻拎着褲頭出來拉「夫」，而且一拉就拉了四個之多。

這四個中國同胞是從鄉下進城來的，一個個長得身強力壯，他們聽說日軍逼着他們當衆演出，頓時嚇得魂飛天外，寧願跪地求免，誓死也不相從，因爲他們縱爲不曾受過教育的鄉巴佬，也不願跟日本人一樣：「其異於禽獸者幾希？」

衛兵室裏正苦苦相逼，打鴨子上架，衛兵室外女孩子的父母却在哭得死去活來，幾次三番要撞城牆自殺。正相持間，從中華門裏，大搖大擺的走出來一個胖和尚。



我國同胞在被日軍砍殺前，猶雙手合什，喃聲唸佛。

抗戰期間，淪陷區裏，一般說來，日本人對佛門子弟還算比較優待，所以這名胖和尚步出中華門外，萬萬料不到大禍即將臨頭。殊不料他偏偏碰見這幾個好捉弄人的日本兵，不顧我佛嗔怒，一把抓住了這名胖和尚，然後揮揮手，將四名鄉巴佬釋放。

鄉巴佬如逢大赦，胖和尚却大遭其殃。日本兵指着床上那個袒裊裸裊，掩面痛哭的小姑娘，非要胖和尚脫下袈裟，大開色戒，

當着好些人的面，參一參歡喜禪。驚得胖和尚臉色陡變，他面對着那位飽經摧折的裸女郎，緊緊的閉上了眼睛，同時雙手合什，一疊聲的在宣着佛號：

「南無阿彌陀佛……」

日軍還不死心，猶然一再的硬逼，巨耐胖和尚聲聲念佛，屹然不為所動。日本皇軍慘無人道的好戲看不成了，居然老羞成怒，他們七手八腳，褪下胖和尚的中衣，手執鋼

刀，頻頻作勢，向那胖和尚出語恫嚇，提出最後警告的說：

「汝生此物，既然無用，不如給你去了！」

胖和尚依然瞑目不答，只是唸起佛來越唸越快了。當下就有一名日軍狠狠的一跺腳，一手執物，一手揮刀，只聽見胖和尚「哎呀」一聲慘叫，身子往後便倒，他疼得直在地上打滾，袴下鮮血泉湧，染滿了遍地血污，這一下四大皆空，其勢去了。

於是，隔不多久，胖和尚便在一羣日軍拍掌大笑聲中，兩腳一彈，一命嗚呼。

逼子承母罪惡滔天

我在敘述這一段悲慘故事時，直覺得胸頭有熊熊的烈火在燃燒，然而由於極端的悲痛，雙手雙腳都是冰一般的冷。有一句結論，幾次三番將要衝出口來，最後還是被我壓了下去，我想要說：

「可憐的亡國奴啊，他們的境遇，甚至於比不上喪家之狗！」

又一個令人無法卒觀的畫面，映現在我的眼前。我憎惡的搖搖頭，甩開了它。但是，爲了使萬惡不赦的谷壽夫認罪伏法，我們還是把它敘述了出來，這是一件日本皇軍所製造的，人類歷史上永遠無法湔雪的醜劇，我深切以爲，日本人的子子孫孫，俱將以此爲奇恥大辱。一項醜聞，即使日本的文明趨於破滅——

我曾在我的證詞：「陷都血淚錄」中特

日軍在南京大肆淫掠，雖高年老婦亦難獲免，圖為淒絕人寰之受辱一幕。



別強調，此一事件：「簡直是千古所未曾聞的禽獸行爲，即令禽獸，亦從未之見」。

然而，在日軍攻陷以後的南京城裏，空前慘鉅的大屠殺中，像以下的故事，據我個人見聞所及，就不下四五次之多。

有一天，一羣日軍闖進了一戶民家，搜到了一位躲在家中照料門戶，不曾避入國際委員會所設置的難民區裏的中年婦女。在這羣蒼蠅見血的日軍圍迫之下，她的不幸遭遇，可以想見。

一羣日兵對那位中年婦女輪流逞強，使得受害者腹脹如瓢，氣息奄奄。獸性大發的日軍猶仍覺得未盡滿足，他們到處找中國男人來強迫肆虐，當衆表演。找來找去找不到人。鬼使神差的，偏有一名青年男子貿貿然的闖了進來。

日軍把那名青年男子一把抓住，指着床上的中年女人，氣勢汹汹的問：

『她是你的什麼人？』

青年男子慘不容觀，偏過臉去，用悲憤交集的語調高聲回答：

『她是我的母親！』

犯其母而辱其子，一羣日兵不但不知羞愧，反而縱聲大笑，使勁鼓掌，令那一對母子心摧胆裂，求死不能。

可是，這兩母子的噩運還不止於此。日本兵又笑又叫，噁哩呱啦說了一陣東洋話，像是商議定妥了什麼。然後他們拿起一張蓆子，鋪到客廳正中間的地上，蓆子後面，緊

靠牆壁，神龕中供着諸天神佛，和這一家的祖宗牌位，神龕之下，接近草蓆，又供着福德正神和天地君親師。

令那一雙母子驚駭欲絕的是，一羣獸兵分成兩組。一組把那全身裸露的中年婦人，推推拉拉，迫她到客廳地面蓆子上去仰天躺下。另一組，則逼迫那青年男子，當着他的母親脫衣卸褲。

接下來的這一蓆，回憶起來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獸兵們在那一對母子的週圍，團團圍住，交叉雙手，瞪大眼睛，自高而下的監視那亘古未聞的子烝母的醜劇演出。做兒子的堅持不從，被獸兵們鞭笞得體無完膚。做母親的聽見兒子命在須臾，爲了保全這一條命根，反而……

當庭辯論質谷壽夫

當庭敘述到這裏，我已涕淚橫流，哽咽不能成聲。我不相信，禽獸的殘暴，人間的悲慘，難道還會有更甚於此的麼？

爲了確切披露日軍的暴虐不仁，我終於勉定心神，說出了最後一個神人共憤的真實故事，有以表明日本軍隊的獸性。

在南京淪陷期間，這是盡人皆知的一句可哀抑且可恥的「笑話」，代表了一切不正當的性行爲：「我又不要妳生兒子！」

這句下流而猥褻的「笑話」，不問可知，又是原形畢露的日本皇軍製造出來的。由於日軍進陷南京以後，姦淫燒殺，無所不爲，

迫使南京城裏城外的少婦長女，全都逃進了國際委員會所設置的難民區裏去。尤其是在日軍出沒無常的那些區域，除了雞皮鶴髮，老邁龍鍾得走不動了的老太婆，簡直連一名女性也難於找到。於是，天生淫賤的日本皇軍，便開始大起恐慌了。

於是，有一天，在下關，一名日本皇軍搜到了一位八十歲的老婆婆，強她坐下，伸手就去撕開她的衣襟和褲頭。硬讓這位老婆婆當街出乖當醜。然後，一把推倒在地，忝不知恥的蠢動起來。老婆婆嚇急了，立刻尖聲大叫：

「我今年都八十歲了呀，可以做你奶奶，你怎能這樣亂來？」

這一名不知廉恥爲何物的日本兵，竟會毫不在意的回答她道：

「這有什麼關係，我又不要你生兒子！」

痛苦萬分的，我終於結束了我的證詞。我在證詞結束後說：

「以上所列舉的事例，不及『陷都血淚錄』一文中的百分之一。」

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上經過一段緘默，庭上庭下，都在爲「陷都血淚」歎歎太息，悲憤不已。當洶湧如潮的斥罵又一次轟然爆發，在場的同胞們向谷壽夫罵不絕口，石審判長命被告谷壽夫提出答辯，這是全部審判過程中的最高潮了。谷壽夫是否將付出他血腥罪惡的代價，重大關鍵正在於他的答辯和我的駁斥。因此，秩序又度恢復，

衆怒暫且抑止，所有前來旁聽的各界人士，都在等待着谷壽夫如何措詞作答。

谷壽夫緩緩的起立，慢吞吞的發言，令人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他是在竭盡所能的保持他的鎮靜與自然，用以掩飾他內心強烈而巨大的衝激。他開口說話了，語音保持沉着與有力。谷壽夫向審判長，檢察官，和樓上的我深深鞠躬，然後他用一種充滿「悲天憫人」之懷，而「自咎自責」的口吻說道：

「恭聆郭先生方才所陳述的證詞，那些事實的確是太慘忍了。不過，凡此種種我並不知情，而且我也沒有發過這種殘害中國人民的命令。」

谷壽夫寥寥數語，便將他的刑責推得一乾二淨。在當時那種情況之下，我爲十餘萬慘死的同胞，無其數受害的國人着想，當然不能讓他施展狡辯，輕易脫罪。因此，我決定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用單刀直入之勢，對他加以反詰；我說：

「本人所提供的證詞，都是九年多以前的往事，不僅係本人親眼目覩，而且事實斑斑可考，時至今日猶仍不難獲得確切證據。尤其本人與谷壽夫君並不相識，絕無私人恩怨，因此所作證詞，僅祇就當時實際情況而言。此刻本人想要請問谷壽夫君一件事，攻陷南京之日，谷君的部隊駐在那裏？」

谷壽夫不假思索，應聲作答：

「攻陷南京之日，我的部隊駐紮在中華路一帶。」

我特地提高聲浪，用斷然肯定的口吻說：

「那就對了！因爲我方才所說的四件慘案，都發生在中華路一帶，正是谷壽夫君所部的駐紮的地區。因此，也就是谷壽夫君所部的卑劣作爲。」

惡貫滿盈最後下場

谷壽夫開始有點惶恐了，他再度請求發言，

狡詞辯解的說：

「可是，我並沒有下達過肆虐於華人的命令。」

我當時便毫不容情的質問他說：

「谷壽夫君，我請問你，在日軍攻陷南京以後，你是否曾經下達過命令，解散軍紀三天？」

谷壽夫瞠目結舌，無詞以對了。日軍攻陷南京後，慘遭犧牲的十餘萬冤魂，盤旋在他的頭頂。神明內疚，又被我詰問得無詞以對，谷壽夫唯有俯首認罪。他罪無可逭，被庭上判處死刑。

數日後，谷壽夫被押解到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首都南京市民萬人空巷，咸往觀刑，尤其在刑場上歡聲雷動，拊掌稱快。首都陷敵之後，南京城裏十餘萬孤魂野鬼，元凶既除，沉冤乃獲昭雪。——谷壽夫伏法之日，我還在陸大將官班第二期上課，深覺沒有犧牲課業請假外出湊這份熱鬧的必要，所以我不曾躬與其「盛」，祇不過在上海申報上看到了谷壽夫中彈畢命，直叩鬼門關的一幀照片。從這幀照片上我對日本的武士道，軍人魂大大的打了折扣，因爲我終覺得谷壽夫「死」之不武，太沒氣概。他從軍用卡車上被拖下來，由兩名中國憲兵一人拉住他一隻手，槍

聲響處，兩名中國憲兵雙手一放，谷壽夫便面仆地的往前栽倒。整個畫面，予人的印象是他兩膝痠軟，早已嚇得不堪支持。

谷壽夫被槍決，可以說是爲南京大屠殺案告一段落，作個結束。然而，若要詳述此一震懾古今，撼動中外，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殘酷事件，筆者寫到這裏，僅祇是個開始。

桂永清與教導總隊

早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年抗戰爆發前夕，筆者非常榮幸的，出任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的輜重營中校營長。

想當年，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被稱譽爲國軍的模範部隊，教導總隊直接隸屬於中央軍官學校，總隊長一職，由黃埔一期的高才生桂永清擔任。桂永清將軍，是江西貴溪人，字率真，迭任黃埔軍校教導一團連部黨代表，他曾經追隨總統蔣公東征北伐，轉戰粵閩浙蘇魯等省，幾於無役不從。次第升充連營團旅長，民國十七年北伐竣功，桂永清被派赴德國深造，研習軍事。二十九年一八之役，馬占山高樹義幟，英勇抗日，桂永清曾被派往馬占山軍中參贊指揮，只是這一段光榮歷史鮮爲人知。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桂氏奉命返抵南京，出任軍官訓練班主任，籌設江西集寧分校，旋即奉 總統蔣公之命創辦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並兼任軍校十期第二總隊總隊長等重要職務。

桂先生奉命出任中央軍校教導總隊長，確曾花了很大的心血與氣力。他的確立這一支中央

模範部隊，作為其它部隊的楷模，特地在三個精銳之師中選拔士兵，建立基本幹部。由於桂先生的認真挑選，寧缺毋濫，所以教導總隊的士兵一律都是學術兩科俱優，面貌尤其端正的彪形大漢。說句笑話，當年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從官長到士兵，竟然連一個五官不正，偶帶癢麻的都沒有。

教導總隊素質高，待遇好，一名列兵的月薪，都要比其它部隊高出兩元。至於裝備和訓練，尤其精良，教導總隊火力之強，為全國各級部隊之冠，當年最新式的捷克步槍方始運到中國，首先便被分配給教導總隊，作為制式武器，其餘各種新式武器的配備，亦以教導總隊列為最優先。抗戰以前，教導總隊的每一個營，就配置得有戰車防禦砲，那在其他部隊都是瞠乎其後，望塵莫及的。正由於教導總隊無論那一方面都「高人一等」，因此，我們還揶揄了「少爺兵」的綽號。

事實上，當一名少爺兵却是很不簡單的事，入伍之前，即須通過嚴格的選拔，入伍以後，尤將接受精密的訓練，教導總隊的總隊長桂永清將軍，曾經留學德國，專攻軍事，他的基本動作，都是在德國學的，因此，桂將軍的術科，也就特別的好。從而他對教導總隊官兵的要求，自然份外的高。教導總隊官兵一律習德式操，在每一個團裏，都有一位德國顧問，專司訓練之責。

我能够獲選擔任教導總隊輜重營中校營長，完全是由於桂永清將軍的賞識，和陸軍官校十四位德國顧問的一致稱許。我畢業於陸軍官校第四期，又復在軍校高級班專攻戰車戰術，還曾擔任

過軍校軍官隊的區隊長，負起幹部訓練之責。在那一段時期，陸軍官校的十四位德國顧問，都和我很熟，彼此建立了深厚誠摯的感情。和德國顧問相處，倒也十分有趣。因為他們在工作之暇，也有其輕鬆幽默的一面。

例如陸軍官校的首席顧問巴德，他對中國的風俗習慣，極有興趣。記得有一次我和他喝酒，巴德央我教他搯拳。我告訴了他搯拳的方法，巴德興高采烈的和我一搯再搯，他是初學，我有經驗，可想而知他必然是一再的輸。巴德接連輸了好幾次以後，對於我老是猜中他所出的數，不禁大為驚奇，當下他就問我：

「你怎麼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猜中我所出的數目呢？難道這其中還有什麼訣竅？」

我却笑着回答他說：

「其實倒並不是有什麼訣竅，我能猜中你出的數，完全是我們中國孫子兵法上所謂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沒有想到，第二天他見到了桂永清將軍，竟會鄭重其事的告訴他說：

「真了不起，你們中國現在就有一位孫子。」

桂將軍大為納悶的問：

「誰呀，誰是我們中國現代的孫子？」

巴德一伸大拇指說：

「郭岐。」

桂將軍再追問他道：

「你怎曉得郭岐是現代的孫子呢？」

巴德一本正經的回答：

「他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跟我搯中國拳的時候，不論我出幾，郭岐總有辦法抓得到。」他逗得桂將軍哈哈大笑。——巴德並沒有恭維上我，反倒使我落了個搯拳制勝的笑料。

從軍官學校高級班畢業，我僥倖考了個第一名。舉行結業典禮的那一天，十四位德國顧問，羣集禮堂門口，向我熱烈的道賀，祝我前程似錦，光明無限。他們的盛意拳拳，使我頗為感動。而且，他們的祝福，至少也有一部份兌了現，我蒙桂永清將軍青睞，在成立教導總隊時，他頭一個就選中了我。

我擔任教導總隊輜重營中校營長，直屬於總隊部，我那一營一共有四個連，一律是精選的官佐士兵，和最新式的裝備。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軍興，教導總隊曾於淞滬之戰後期，奉命調赴上海參加抗戰，然而，八字橋一役，教導總隊孤軍力鬥，在日軍海陸空三面立體火網的猛攻之下，精銳拚鬥殆盡，損失相當重大。淞滬之戰經過四十餘日戰後，日軍第十軍柳川平助部自杭州灣北部的全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陸，迂迴襲擊上海的右側背，我國第六十二師、獨立四十五旅、七十九師、第十一預備師一時不及增援，六十七軍吳克仁部又被日軍優勢兵力個別擊破。十一月九日敵軍攻陷松江，我軍淞滬戰線遂受重大威脅，統帥部決定全線撤退，轉移兵力於蘇福預備陣線。我們的教導總隊也奉命回到南京。

從淞滬撤退到京滬沿線作戰，各部隊的情形相當紊亂，教導總隊在淞滬戰場原已嚴重受挫，退回南京時連休息整補的機會都不可得，戰鬥力

當然大不如前，尤其嚴重缺乏預備兵力。但是在蔣委員長所主持的最高軍事會議席上，桂永清將軍和其他高級將領，仍然熱血沸騰，慷慨激昂，極力主張守首都南京。與此同時，最高當局統籌全盤局勢，為長期抗戰計，決定遷都重慶，並且發表宣言，讚揚國軍將士犧牲之壯烈，宣示我國抗戰到底的決心，任命唐生智將軍為首都衛戍司令官，負責策劃南京保衛戰，又決定以如下各部隊担任守城之責：

司令長官 唐生智

副長官 羅卓英 劉興

第二軍團 徐源泉（下轄第四十一師，第

四十八師）

六十六軍 葉 肇（下轄一五九、一六〇

師）。

七十四軍 俞濟時（下轄五一師、五八師

八十三軍 鄧龍光（下轄一五四、一五六

師）

七十一軍 王敬玖（下轄八十七師）

七十二軍 孫元良（下轄八十八師）

七十八軍 宋希濂（下轄三十六師）

教導總隊 桂永清

一〇三師 何知重

一二二師 霍守義

江寧要塞司令 邵百昌

憲兵兩個團 蕭山令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底，南京保衛戰前夕，司令長官唐生智召集守城官兵訓話，他大聲疾呼

的說：

「南京至少要守六個月，我們守城部隊，誓與南京共存亡！」

首都南京保衛之戰

當天，我便揀定南京最大的第一公園為營部，用最迅速的進度，給教導總隊準備了八個月的械彈和給養。

唐長官分配守城任務，他作了如次的部署：

八十八師守水西門、中華門到武安門，以及雨花台。

三十六師守玄武門、紅山、幕府山、挹江門

教導總隊守光華門、中山門到太平門，以及

天堡城，並抽調一部担任烏龍山要塞的守備。

憲兵部隊守清涼山一帶，以及定淮門至漢中門一線。

至於南京外圍的守備部隊，尤有第二軍團的四十一師和四十八師，第七十四軍俞濟時、第八十三軍鄧龍光，守備板橋、淳化鎮、湯山、龍潭一帶的既設陣地。

大舉進攻南京的日軍，在攻抵我錫澄線後，分兵三路。第一路由金壇循天王寺，第二路由無錫、丹陽走句容，第三路自江陰、鎮江向橋頭鎮。除了沿京滬鐵路西進的這三路日軍以外，攻佔吳興、長興的日軍又分向宜興、溧陽、溧水，並繞道廣德、宣城、蕪湖，猛烈進犯。兩者相加，一共是五路日軍分途合擊。在長江裏，尤有大批

日艦溯江而上，益以敵機逐日輪番轟炸，因此，南京保衛戰方始揭幕，便有四面楚歌，陷於重圍之勢。

外圍作戰，打到了十二月六日，各路敵軍已經攻到宣城、何家鋪、秣陵關、淳化鎮和湯山以東之線。十二月七日起，開始全線合圍攻擊，同時敵機敵艦猛烈炸射，我軍奮勇抵抗，犧牲慘重。十二月八日秣陵關、淳化鎮、湯山相繼易手，敵軍直薄南京城廓，到這時候，業已進入守城之戰的最後階段了。

我的營部起先設在第一公園，那裏立刻成為日本軍機連續轟炸的顯著目標，每天從早到晚炸射不停，硝煙瀰漫，彈片四濺，第一公園的地皮幾乎都炸翻過來了，在這樣慘烈的轟炸聲中，我們輜重營的官兵簡直無法立足，上級命令我把營部遷往市中心區新街口中央銀行，那裏依然是整日不斷挨炸的地方，迫不得已，我只好避到地下室裏去指揮。

當年日本陸海空軍的火力實在是大強了，跟他們比較起來，我們的部隊的抵抗力可謂微乎其微。因為絕大多數的守城部隊都是從淞滬戰場鏖戰一月又半，在敵軍啣尾急追之下匆匆撤回來的。一路得不着喘息的機會，莫說整補，連收容本部官兵都感到手足失措，雜亂無章。更嚴重的是武器彈藥一時無從獲得補充，有若干部隊甚至無力構成足以阻擊敵軍的火網。不錯，守南京的部隊在當年都稱得上是極一時之選，是我國野戰軍的精銳，充份具有和日軍作戰的經驗，可是，巨耐部隊的實力已在淞滬戰場拚鬥得差不多了，全

軍上下都有精疲力竭之感，此即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現代戰爭不能祇憑精神意志，血肉之軀，南京保衛戰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反觀大舉猛攻南京的日本陸海空軍，他們憑恃犀利的軍械，旺盛的火力，構成陸海空三面立體攻勢。攻勢之猛烈，使我守城部隊簡直無法還手。譬如日軍進攻南京城外的險要紫金山，就在漫山遍野投下了無數的燒夷彈，把一座紫金山燒成了烈焰騰霄，熊熊烈烈的火海，守紫金山的教導總隊第二團官兵，連砍伐樹木開闢火巷都來不及，剎那之間便被火舌捲走。敵軍將紫金山夷為一片焦土，進而迫及雨花台，雨花台的守軍浴血

苦戰，誓死不退，八十八師二六二旅旅長朱赤，和三四四旅旅長高致嵩扼守陣地，壯烈捐軀，但是血肉終不能跟槍砲拚，官兵奮勇殺敵亦不能挽狂瀾之既倒，南京守城戰的第三天，十二月十二日午後，紫金山、雨花台、工兵學校等重要陣地先後陷落，全南京城的每一處地方都淪於敵軍砲火的直接控制之下，首都南京的噩運，自此降臨，南京全城，也自此陷於一片大亂。

那一天下午，我派一名營附，前往軍官學校，向設在校內的指揮部有所報告。隔不多久他便匆匆回來，告訴我說：指揮部已闕無一人，他只看見大批被焚燬的軍用地圖和文件猶仍餘燼未熄

，我聽了不覺大吃一驚，這分明是指揮部業已全部撤退。事後方知，敵軍的砲火實在是太厲害，他們不但將教導總隊指揮部的指揮系統全部擊毀，甚至於連富貴山下可以容納一師人的掩蔽部，也瞄準了洞口，逐一的加以轟閉。由而可知在掩護部裏的唐生智司令官，必定也已先期撤出。南京全城的指揮系統被敵軍破壞無遺，這個仗也就沒法再打下去了。我帶着一營孤軍，總要為全營弟兄打開一條生路。因此，我作緊急措施，派一名身強力壯，勇敢而又機警的班長，先到下關去看看。我知道，當時我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往下關方面與友軍聯絡撤走。（未完）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鈕先銘著

定價新臺幣貳拾捌元

「大江東去」，抗戰勝利前後，轟動全國，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如所週知，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如今由「大江東去」故事中的主角，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用入木三分的刻劃，痛快淋漓的傾吐，完成了曾經在「中外」、「春秋」兩雜誌連載多時的「還俗記」。承其交由本社作「中外文庫」第四種出版，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為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共二十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本書現已出版，定價新臺幣二十八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